

只有 华夫饼 知道



[美]波莉·霍华斯
姚雁青译

只有 华夫饼 知道



莉·霍华斯 著
雁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有华夫饼知道 / (美) 波莉·霍华斯著；姚雁青译。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7

(8-12 世界儿童文学精选)

ISBN 978-7-5568-1935-5

I . ①只… II . ①波… ②姚… III . ①儿童故事—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5324 号

EVERYTHING ON A WAFFLE

Copyright © 2001 by Polly Horvath

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035

只有华夫饼知道 / (美) 波莉·霍华斯 著 姚雁青 译

编辑统筹 唐明霞

责任编辑 唐明霞

特约编辑 李文静

美术编辑 费 广 排版制作 蒋薇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5568-1935-5

定 价 1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6-37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目 录

- 我的爸爸妈妈在海里消失了 / 11
- 我搬到了杰克舅舅家 / 22
- 捕鲸人的鬼魂 / 28
- 我差点儿进了监狱 / 39
- 莉娜的煮土豆 / 46
- 波泽尔小姐知道的事 / 56
- 我的毛衣失踪了 / 66
- 我丢了一个脚趾 / 73
- 杰克舅舅的主意 / 90
- 我点着了荷兰猪 / 97
- 在“红秋千女孩”的餐宴 / 106
- 我又丢了根手指头 / 116
- 着火了！ / 127
- 裴菲迪小姐去世了 / 134
- 大团圆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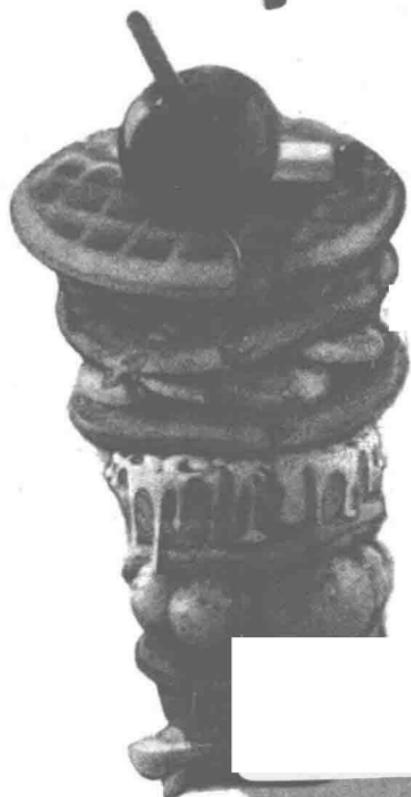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100088 电话：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只有
华夫饼
知道



莉·霍华斯 著
雁青 译

every-
thing
on a
WAFFLE

献给杰伊



目 录

- 我的爸爸妈妈在海里消失了 / 11
- 我搬到了杰克舅舅家 / 22
- 捕鲸人的鬼魂 / 28
- 我差点儿进了监狱 / 39
- 莉娜的煮土豆 / 46
- 波泽尔小姐知道的事 / 56
- 我的毛衣失踪了 / 66
- 我丢了一个脚趾 / 73
- 杰克舅舅的主意 / 90
- 我点着了荷兰猪 / 97
- 在“红秋千女孩”的餐宴 / 106
- 我又丢了根手指头 / 116
- 着火了！ / 127
- 裴菲迪小姐去世了 / 134
- 大团圆 / 149



我的爸爸妈妈在海里消失了

我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①的煤港。我从没到别的地方住过。我叫普丽姆罗丝·斯考普，今年十一岁了。我有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亮亮的，就像是那种杏浆胡萝卜（后附食谱）的颜色；我的脸上有些雀斑，但没有雀斑的地方还是白白净净的，眼睛好似夏天的暴风雨。

六月的某一天，海上起了台风，雨借风势，径直打在我家的房子上。我爸爸的渔船迟迟没有回来，妈妈不是那种只会干坐着咬指甲的人，于是她披上黄雨衣，戴上雨帽，把我领到裴菲迪小姐家，对她说：“裴菲迪小姐，约翰还在海上，我不知道他的船能不能安全上岸，我要坐帆船出海去找他。”其实，要是一位有头脑

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又称加拿大BC省，是加拿大第四大省。

的人就会告诉我妈妈，如果一艘大渔船都无法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返航的话，那我们家的小帆船就更是想也别想。可裴菲迪小姐不是那种愿意浪费口舌闲聊的人，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我妈妈。

渔船没有回到岸上，帆船也没有回来。因此，那个六月我继续住在裴菲迪小姐家里。有人为我爸爸妈妈搞了一场葬礼，可是我没有去。我知道，他们不会淹死。我想他们只是被冲到了某一个岛上，在等待着救援。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到码头去看渔船回港，我一定会看到我爸爸妈妈的船被拖上岸，也许，他们会骑在鲸鱼的背上呢。

“裴菲迪小姐，我不晓得您怎么看约拿^①的故事。”我说，“在我看来，人一定要想得开。我能肯定，我的爸爸妈妈只要不在鲸鱼的肚子里，就一定在想着我，而且想尽办法要回到我身边来！”我朝着裴菲迪小姐离开的方向喊出那最后几个字。她总是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走开，这挺打击我的。

我不在乎裴菲迪小姐走开，却在乎她身上樟脑球

① 《圣经》中上帝的一位先知。他因违背上帝的命令而遭到惩罚被抛入大海，但上帝又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他。他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向上帝虔心忏悔，承认自己的罪，请求上帝赦免，最终才安全回到岸上。

的味道。那味道并没有多么让人受不了，却总像一股轻烟，在她身上盘旋。她屋里每个抽屉都满得往外冒樟脑球。我真搞不懂，为何镇里唯独裴菲迪小姐一人会和蛾子这么过不去。有一天，我拿出盒子，读了读上面的说明。“裴菲迪小姐，您知道吗？”我说，“您有没有可能搞错了用法？您好像放了太多太多的樟脑球。”可裴菲迪小姐已经走出了房间。

再说了，这事和我真的没什么关系。我爸爸妈妈在银行有一笔钱，我把它叫作“爸爸妈妈的存款”，镇议会却把它叫作“斯考普夫妇遗产”。他们从里面取钱，用来支付裴菲迪小姐每小时三美元的看护费，直到他们想出安顿我的办法。他们考虑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多了，因为我爸爸妈妈既没立过什么遗嘱，也没有料到他们会双双消失在大海里。不过，即使我知道每小时三美元的事，我还是不喜欢跟着裴菲迪小姐过。

镇议会的一位成员提出，这些数不清的晚上，当我睡觉的时候，裴菲迪小姐却在她的床上打着鼾。在这种情况下，付给看护者每小时三美元是不是太多了呢？可是，和裴菲迪小姐讲理不会有结果。她把钱袋子看得紧紧的。煤港有捕鲸的，有捕鱼的，还有海军。如果你既不捕鲸也不捕鱼，而且也没当海军的话，你